

刀小孫公

歐陽雲飛 著

下



公孫小刀
下

欧阳云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公 孙 小 刀

欧阳云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1/32 21.375 印张 460 千字 1990 年 4 月第 1 版

199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-20,000 定价:7.50 元

ISBN7-80505-233-6/I·227

(全两册)

九

两座高耸入天山峰，中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，牵通一条宛若长虹的吊桥，藏匿在云雾中，透着一股神秘气息。

公孙断并没去少林，他躲在柳西府，女儿飞燕的庇舍下。

“飞燕，你试试看！”

他牵着女儿，硬是要她走过那条如通往阴间的奈何桥。

“爹……我怕！”

“怕什么？你是他柳家的人，他不会伤害你的！没什么好怕！快过去！”

公孙断强迫似地拉着飞燕，像要将她推入火坑，一点也看不出亲情该有的慈祥。

飞燕怵栗地抓向呆索，双足不听使唤而有点僵硬，想起恨天魔仇三的形貌、行为，她就算再大的胆子也无法跨前一步。

“爹……我怕……爹……”

她以前虽然答应公孙断要去找仇三，岂知走到此桥，却有无法想象的恐惧涌向心田，那股勇气和决心都不管用了。

公孙断拖了半刻钟，仍不能拖过此桥，两人悬在半桥中，摇摇晃晃。

“你怕什么？你知不知道爹心里有多难过？要不是你，公

孙小刀怎会猜出我的事？要不是你学功夫如此之慢，他又怎会在山谷中看到我们练功？如今你爹走投无路，飞雾功夫又未成，你说你爹该如何活在这世上？现在只求你到仇三那儿探查一下武功，你却死缠活赖，硬是不愿去，你要爹如何能瞑目？”

飞燕悲戚地坐了下来，她真希望马上死在这里，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压力了。

“爹……我……”

她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泪珠儿滚落香腮。

“你哭？你只知道哭，爹还没死，你就哭？不知你心中有没有我这个爹？”公孙断骂了几句，竟然也哭起来：“好！你不愿意帮爹的忙，爹已走投无路，爹就死给你看！”

话未说完，已攀向吊索，准备跳渊而死。

“爹！您不要如此！”飞燕悲戚冲上去，将他拉住，手抖得更厉害。

“爹不如此，又能如何？世上已无我立足之地！”

“还有女儿，爹！你不要如此！”

“女儿又有何用，长大了就不要爹了！”

“爹……”飞燕哀凄地哭起来：“爹……女儿去就是了！”

“飞燕……”

公孙断抱起女儿，两人恸哭不已，不知公孙断心里，是否真能达到痛哭流涕的悲哀境界。

望着前方那幽深黑沉沉的山峰，飞燕已感觉到身上赤裸裸一丝不挂，正被狰狞野兽压在身上，一寸寸地摧残自己。

公孙断心中笑得十分冷酷，那绝世武功就快到手了，届时，天下何人会是自己的对手？何人比自己儿子还强？一点牺牲是值得的。

飞燕每跨一步，心里就像刀戳一样，血淋淋地直贯神经，揪痛足以撕烂全身肌肤。

十数丈的吊桥，数不尽的刀痕。

她就快跨完全程，整个人一点思想也没有，像是抽掉生命的僵尸。

为了她爹，她终于走过去了。

“飞燕，别怕，他不敢对你如何！等拿到秘笈，你就回来。”

飞燕没回答，一步步走向山区，直到消失小径尾端转角处。

公孙断此时才露出狡黠胜利笑容。

“一切都会好转！飞燕，爹不会亏待你的！”

他已返回吊桥，投以奸狡的眼神瞄向深渊，不停黠笑。

心中在想——也许只有傻瓜才会跳入这深不见底的绝涧吧？

方想往柳府方向走去——

柳源已趁夜寻了过来。

“老爷……”

“是你？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有急事！”

公孙断急忙道：“此地不宜，跟我来！”

两人奔向山头南麓，那里有座刚搭不久的木屋。两人鱼贯而入。

一张床，一条棉被，一盏灯而已。

谁又想得到堂堂富可敌国的公孙府二当家会住在如此寒酸的地方？

连茶都没有得喝，柳源带上门，清清喉咙，道：“小刀儿在

找您的下落。”

“他找我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柳源道：“他找的很急。”

“很急？”公孙断徘徊走着，沉思不已。“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……”

他就是想不起来。

柳源道：“小的已将他骗至少林寺。”

“他会去？少林寺是他仇家。”

“老爷也是他仇家，他该会去。”

公孙断频频点头：“他如此急着找我……到底有什么事？”不停踱来踱去，沉思不已。

“也许他要赤眼丹。”

“他怎么知道我有！……”公孙断疑惑回头，这一回头，他吓呆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不知何时，小刀儿已无声无息出现在柳源后面，方才那句话正是他问的。

他含笑：“‘赤眼丹’果然在你手中。”

公孙断瞪向柳源：“你竟然出卖我？！”

柳源不敢动，因为小刀儿右手已抵住他命门穴，只要轻轻一吐，他马上就得丧命。

“老爷……我……”

小刀儿笑道：“你就老实说，又有何妨？带我来此也不是什么坏事！”

“我……老爷……不是……”

公孙断冷森叫道：“好！很好！算我瞎了眼，竟会看上你。”

“老爷……”柳源可是有口难言，急得直掉汗。

小刀儿笑道：“若非是他，你怎会被逼离开公孙府呢？”

公孙断气怒已极，咬牙切齿：“畜牲！原来是你坑了我！”挥掌就要劈向柳源。

“老爷！我没有……”

小刀儿急忙提他衣领，很快带向左侧，避开了公孙断掌力，本来他是有意让他们两人翻脸成仇，但思绪一转，却觉得要找柳源容易得多了。何不放他一马？

“老爷您何以生气！他并没有出卖你！”小刀儿道：“他可是对你忠心耿耿，否则何必大老远跑来此地找你？”

“哼！一丘之貉！”

小刀儿放下柳源坐到椅上，道：“我跟他来，是因为我不相信他，你也不想想，他若知道这小木屋，他又何必让你带他来。”

柳源急道：“是啊！老爷，这木屋小的实在不知道。”

公孙断半信半疑，道：“你又怎会知道？”

小刀儿笑道：“我从小浪迹山区、沙漠，只要有人迹的地方，恐怕很少能瞒过我，所以我就摸了进来，躲在暗处。”

小刀儿放了柳源。他却不知道该不该走向公孙断，深怕一掌就死在他手中。

公孙断目光已转柔和，装笑道：“柳源，我错怪你了。”

柳源呐呐道：“可是……老爷，小的并没甩脱他，而且还引他来此……”

“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！”公孙断道：“迟早他都会找上门，因为我女儿在此，飞燕那丫头就是保不住任何秘密。”

“多谢老爷！”柳源感激地走过去，突然骂问小刀儿：“狗奴

才！公孙世家待你不薄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弄得公府四分五裂，连禽兽都不如。”

小刀儿笑道：“你倒挺会见风转舵，靠了主人就吼叫，实在服了你。”

他在暗示柳源才是“狗仗人势”。

柳源又骂了几句，公孙断才插口，冷笑不已：“小兔崽子，你不该来！今晚你就知道我的真功夫，届时老夫留个全尸给你，那是感激你送上门来，省得我到处去找你。”

“只要你有那个本事！”小刀儿道：“如若你输了，又将如何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公孙断狂笑：“老夫岂会输给你这后生晚辈！”

小刀儿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想知道‘赤眼丹’在不在你身上。”

公孙断冷笑：“你不是‘猜中’了吗？怎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？”

“我是说‘现在’！”小刀儿叫道：“套你一句话，省得我再去别处找。”

“哈哈……赢了再说！”

“到时也不怕你不说！”

公孙断突然先发制人，双掌带过劲风，已腾身冲了过来。

小刀儿有意试试对方功力，双手舞动一阵，化作层层掌影，气势万千。

两人在空中相对十九掌，化出轰然巨声，力道已冲向四处。

哗地木屋如炸弹开花般四分五裂，两人窜高空中十余丈，又自互击十余掌，然后如喷泉般倒掠地面。

公孙断落地，身影晃了晃，脸色苍白，气喘不已。

小刀儿也差不多，但是脸色仍是红润润，多年搏斗的结果，他已很容易在最紧要关头保住自己所最需要保护的地方。

公孙断十分诧异，却装作若无其事。

“好个公孙小刀！”

话未出，他已再次出掌，劲风呼啸翻腾，刮得柳源滚向旁边。宛若千万把利刃，噬向对手，他用的竟是柳西绝学‘裂天十三掌’的最后一式‘地毁天沉’。他似乎在拼命了。

小刀儿突觉此式猛烈无比，凝神聚心，身形突然倒退疾射，就像被掌风扫中般往后摔。

公孙断知道他在拖距离，以减弱自己掌力，更加催劲，快似闪电般，罩了过去。

双方追逐夹缠，宛若蝴蝶双飞，突地小刀身形冲向天空。划出一道青光。

公孙断也不落后，躬身疾追直上。

小刀儿暴出冷门，身形连翻七个筋斗，幻出七朵梅花，快捷无比地劈向公孙断，此种武功简直前所未有，威力自不在话下。

双方接触，恍若电光在空中互撞，暴出更多火花。

两人倒射落地，皆煞不住身形，似在沙漠中滑溜，拖出一道泥痕。

小刀儿很快地借力平直抖站而起，有点累，却仍从容。

公孙断则一冲到底，好不容易撞上树干才煞住身形，有点狼狈地站起，气喘如牛，也许老了吧。

他大喝一声，又自扑上。

小刀儿这次不再硬拼，他知道自己仍有把握打赢公孙断。

寒光一闪，飞刀出手。

公孙断呃地一声，摔了下来，右胸口已插上一支飞刀，鲜血尚来不及流出。

他咬刀爬起，手抚伤处，此时才见到血液渗出指缝。仍温温地，双目似快瞪出眼眶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似想吞了小刀儿。

小刀儿晃出飞刀在手中，笑道：“我相信这把一定很听话，要它向咽喉，一定不会跑到头顶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公孙断目光在收缩，慢慢地往后退去。

“不必退了！”小刀儿淡然一笑：“若说我的飞刀百丈之内绝不虚发，不知你信不信？”

公孙断想逃窜的诡计被识破，怒骂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那句话。”小刀儿冷森道：“赤眼丹还给我！”

“老夫拿没！”

小刀儿冷笑道：“这句话你最好考虑以后再说。”

“哼！”公孙断知道这话骗不了人，但却找不出更合适的对策。

“拿不到此药，我不会罢休！”

话未落，飞刀又出，笔直地插在公孙断左鞋尖，闪闪发光。

公孙断又怒又骇，眼睁睁看着飞刀射向自己鞋尖，只要自己稍微一缩就可以避开，却连想要缩脚的时间都没有。

飞刀之速度，简直匪疑所思。

小刀此举就是想让他死了逃逸之心。他冷漠地盯着公孙断。

“我没有多大的耐性。”

“公孙小刀你太过份了！”

柳源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向小刀儿，手打脚踢，却禁不住小刀一掌，倒地昏了过去。

小刀儿对自己掌劲起了疑心，自己明明只想推开他，怎会将他震昏？

其实柳源并没昏，只是装昏，现已到了最后关键，他若在旁边，眼睁睁看着公孙断将屈服敌人，日后自己可能就和他有了芥蒂，倒不如来个装昏，装作没看见，如此不但保住主人颜面，也给自己留了后路。

小刀儿也不再理他，转向公孙断，冷言道：“我的时间不多。”

公孙断脸庞连变数变，忿患、怨怒，激动、沮丧，不甘……

终于他怒道：“公孙小刀，有一天，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他抛出一只盒子，丢向小刀儿。

“这句话，该是口头对你说才对！”

小刀儿并没立时拾起盒子，他深知公孙断诡计多端，弹出飞刀，将盒盖震开，忽有一阵香气传出，不是迷香，正是‘赤眼丹’特殊的味道。

殷红如充满红光的水晶圆珠已闪出光芒，‘赤眼丹’已出现。

小刀这才满意地拾起，眼看失物复得，父亲急病即可治愈，心里那股欣喜，自非任何言语所能表达其万一。

“我可以走了吧！”公孙断说道。

小刀儿收回心神，瞧向丹药，觉得并不假，揣入怀中。才笑道：“我倒觉得奇怪，像你那么贪心的人，怎会将此丹留着不用？”

公孙断眼神闪烁不定，说道：“最好它能将你毒死！”

小刀恍然：“原来你是制不了它的毒性，才不敢服用。”

公孙断一哼，没有回答。

“今天到此为止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否则必将自食其果。”

小刀儿不再为难他，已掠开此地。

公孙断望着小刀消逝方向，险笑不已，这笑充满了狡猾意味。

挟起柳源，他也离去。

柳西风为报丧子之仇，千方百计想等小刀儿而不可得，终日闷闷不乐，已显得憔悴。

虽是如此，他并未搁下武功，每天总得在后院花园空地上练个把钟头。

今天他已练完，正走向左边靠小池旁一座红亭，倒起满是泥土原色的古茶杯，呷着香茗，一边用毛巾拭去汗珠，双目阴沉瞪向池中盛开的莲花。

除了偶而刮起茶杯杯盏所拖拉的咔咔轻撞声，一切都很宁静，就是因为太宁静，没有风声，没有树叶磨擦，没有虫鸣声，没有鱼儿戏水声，没有滴露声，倒使人感到不安。

柳西风似乎也感到太宁静了，抬头望向西墙那棵古松，突然他说道：“朋友，出来吧！”

“话声一落，一阵大笑已传出。

“江东柳西绝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一道黑影射向柳西风，快而急。

柳西风见状，知道是位高手，茶杯交于左手，身形突然飞起来，不疾不徐，“摇风散手”如天女散花那般柔和拂了过去。

双方对掌而后错开，柳西风平飞回亭，连衣角都看不出激

烈的抚动，依样柔和轻飞，掀起茶盏，仍气定神开，喝他的茶。

黑衣人落地，稍有急促，但也能悠然不迫，一个旋身，轻松地掀动着衣衫。

蒙着脸，只露两道碧森森的眼光。

“哈哈……柳西一绝，功夫名闻天下，实在名不虚传。”

柳西风转过身形，儒生扮相的脸情也泛出一股深沉意味。

他冷冰冰道：“你闯入柳家，为的只是想夸我的功夫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

“你很狂？”

柳西风再次出手，快似劈雷。

一闪一腾，一伸手，一错腰，已抓向蒙面人那条面纱。

蒙面人愕然，后闪、又闪向屋顶。但仍慢了一步，面巾已被摘去。

柳西风，翻身、腾掠、悠然地回到原地，轻轻地弹落面纱，再转身，脸上已露出得意神情。

蒙面人并没躲，仍然大笑，落回原地，除了可看出他脸形稍瘦，四旬上下以外，平凡得很。

“江湖并没有你这号人物。”

“不错，老夫从未走过江湖。”

柳西风冷然一笑，饮口茶，道：“你的功夫不错。”

“多谢夸奖。”黑衣人道：“照我的武功看来，在江湖可排名第几等？”

柳西风轻声而自然道：“一等，百名以内。”

黑衣人轻笑：“我却接不下敝主人一招。”

柳西风此时才露出诧异：“你主人是谁？”

“天鹰崖主人。天鹰。”

“最近十分活跃的天鹰崖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天鹰崖座下五鹰之一，黑鹰。”

柳西风稍微点头，问：“你来找我，是为了要我归顺天鹰崖？”

“不错！”黑鹰回答得有点嚣张。

柳西风冷冷一笑，饮着茶，似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。

黑鹰道：“本派高手如云，势力庞大，不久，天下非本派莫属，柳西绝，若你愿意归顺本派，天鹰愿让你坐第二把交椅。”

柳西风瞄向他，冷冷直笑，不知心头在想些什么。

“第二把交椅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

柳西风冷笑一声，淡淡道：“能不能和他平起平坐？”

黑鹰道：“不能！天鹰神威，不可冒渎。”

柳西风鄙夷一笑：“我倒想见识见识他。”

黑鹰说道：“你不肯？”

“你以为我该如何？”柳西风反问。

江湖中，若他排名第二，也没人敢排第一，他又何必去坐那不太光彩的第二把交椅。

“你会后悔！”

“后不后悔，不是你能决定，别忘了我若归顺，也是在你之上。”

“你想要天鹰亲自出马？”

柳西风嘴角微微一翘，喝他的茶，并没回话，但神态已十分明白。

——除非天赢了，否则甭谈。

“你很自大!”

“走吧! 找个有资格的人来向我说话!”

柳西风转回红亭,不再理他。

黑鹰残酷冷笑:“柳西一绝若不归顺,将会遭到冰消瓦解的命运,到时可别怪我曾经警告过你!”

说完,他已掠向古松,翻墙而去。

“天鹰崖……”

柳西风嚼字地念着,不时露出狡黠笑声,一杯茶已端得比额头还高。

黑鹰掠下山径,直奔林中。

蓦然——

“阁下请留步。”

灰影一闪,公孙断已赶在他前头。

黑鹰冷笑:“你何人? 竟敢拦住本座去路。”

“老夫公孙断,公孙世家二主人。”

黑鹰突地横掌戒备:“你想如何?”

公孙断爽然一笑又道:“兄台别急,老夫不是来和你动手。”

黑鹰冷笑:“洛阳一仗的仇,本派还没找你们,你们却先找上门了?”

公孙断叹道:“那是公孙秋月的事,与我无关,老夫是有诚意才来找你,你别误会。”

黑鹰从他眼神中看出一点端倪,黠笑道:“你是为了公孙世家的执掌权?”

公孙断点头笑道:“有这么一点。”

“你想投靠天鹰崖?”

“只要条件谈得拢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黑鹰大笑不已，谈条件？谈什么条件？只有臣服天鹰，没有可以和天鹰谈条件。他心想：“公孙断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！有了你，何患公孙世家不臣服？”他道：“很好！本派就是需要你这种识时务的英雄！”

公孙断也在笑：“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”

“没问题！只要问过天鹰，你就是公孙世家未来的主人了！”

两人大笑。

公孙断问：“我是否可以见见天鹰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

两人臭味相投，已一同掠入林中。

小刀儿回到了雾山，很快地将‘赤眼丹’交与百里奇。

百里奇仔细观察，但觉颜色和味道都差不多（因他没见过，只能以典籍中记载来分辨）。

他问：“当时你取出时，是此模样？”

小刀儿道：“当时新鲜一点，现在可能隔一段时间，光彩弱了一点，除此之外，完全一样。”

百里奇这才较为放心，取之动物的内丹，当时受血液的影响，视觉上都会新鲜，久了受心理影响，终比不上新的鲜艳。这是心理误差，事实上药物还是一样的颜色。

——虽然稀世灵药不可能褪色。

百里奇把它当作是小刀儿的‘心灵误差’，因为天下再也不可能找出其他与‘赤眼丹’相同的味道了。

春神和苏乔也好奇地瞧向灵药，都泛出一种欣赏的喜悦。

苏乔道：“神医你是否马上替公孙老爷治病？”